

寻找完美

西方文学的精神指向

XUNZHAOWANMEI XIFANGWENXUEDEJINGSHENZHIXIANG

雷体沛 吴冶平◎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由浙江工商大学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寻找完美

西方文学的精神指向

XUNZHAOWANMEI XIFANGWENXUEDEJINGSHENZHIXIANG

雷体沛 吴治平◎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完美:西方文学的精神指向/雷体沛,吴冶平
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4
ISBN 978-7-207-09982-2

I. ①寻… II. ①雷…②吴… III. ①文学研究—西
方国家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4774 号

责任编辑:孙国志 崔 冉
封面设计:张 慰

寻找完美——西方文学的精神指向
Xunzhao Wanmei—Xifang Wenxue De Jingshen Zhixiang

雷体沛 吴冶平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9982-2
定 价 36.00 元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东北网络台(www.dbw.cn)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序

邱紫华

几年前体沛君就热情地对我讲起他的关于“完美”的理论,尽管当时他仅仅是一个大概的描述,我已经感受到其独到的学术视角和学术的敏感。他注意到了人类一个独特的精神现象:人类对于“完美”的追求不仅构成了人类精神思想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且深深影响了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和艺术形式。虽然当时在他的学术研究的构想中,“完美”这一思维内容已闪现在其中,但毕竟同其他的理论思维交杂在一起,还没有得到提升和纯净,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把“完美”作为独立的精神现象和思维形式加以专门研究。大概这是他对“完美”精神现象的最初的敏感。近几年来,体沛君“咬定青山不放松”,一直对这一问题加以深化研究,终于同冶平君合著出了《寻找完美:西方文学的精神指向》这部颇有学术分量的著作。令我惊异的是,在这本著作中,“完美”已经被作者升华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畴,并从精神现象学的层面上把“完美”作为独立的思维方式看待,加以追本溯源的和多学科的透视。本书触及一个向不为人重视的问题,即人类对于“完美”的追求,以及这追求最终不可能实现之间构成的“悖论”。但是,追求“完美”却成了人类独特的精神现象,并在西方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中一再焕发出了朵朵的奇葩,也构成了西方文学中尚未被人重视的、隐性存在的文学“母题”。例如,叙事学中的“全知视角”的形成、格式与心理学中的“完形理论”都同“完美”的心理有着内在的关联。

其实,站在“完美”的角度来思考,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就一直存在,只是先哲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突出的精神现象加以理论上的确立而已,或许先哲们认为人类就生活在完美的追求之中,既然置身于其中,也就没有理论建立的必要——这正是我们的文化缺憾。完美追求,不仅存在于人的本能,人类更应该



具有清晰的意识,从本能进入意识,人类才能清醒于自己的生存,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也才能不断改进不足,作为个体的人也才能知晓避免丑恶并修正和完善自己;作为群体的社会、民族和国家也才会沿着让每一个人能发挥他最大的长处并过着最幸福的生活这一基本原则来完善其行事规则。

本书的第一篇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追溯了完美的起源,作者认为完美意识的出现和人类的起源同步。人类在动物阶段,面对自然的强力,只有恐惧,但作为纯自然状态下的动物的恐惧和人之动物的恐惧又有区别,动物的恐惧只是和感觉的存在相连,而人之动物的恐惧虽然由感觉世界生发,却把人带出了感觉世界,使人的生命触角伸向了另一个世界——虚无世界。作者认为,虚无世界的出现正是人的出现。动物没有虚无世界,永远留在感觉的世界里,人成其为人,人的发展都是在虚无的世界才成为可能的,人类的文化与人类灿烂的文明,都是在虚无的世界实现的。人之能进入虚无世界,是因为人天生就有虚拟的本能。(柏格森语)

最初促使人进入虚拟世界的是恐惧意识,因为恐惧意识一头连接着感觉的存在世界,另一头有指向虚无世界——在恐惧中催生出来的精灵或者魔鬼式对自然强力的形象化,即对非存在的神秘的存在化想象。“神就这样被请出场。而恐惧又是对自身渺小无能的本能。渺小无能即欠缺,即不完美。谋求与那个巨大神秘力量的和解就是在寻求走出灾难,即走出欠缺,走出不完美。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们说,追求完美正是人的原始动因,是人类谋求发展的原始本能。”人的欠缺意识的反面是完美意识,有欠缺感就会有完美感,没有人会把自己置于不完美的欠缺之中,人的这种消除欠缺、走向完美的意识就来源于我们的远祖,是远祖在从动物变成人的那一刻就把完美意识置入了我们的生命。

在作者看来,人类第一次进入虚无世界是把自然强力神话,这也是人类文化的源头。人类的文化发展历史也就成为人类寻求完美的历史。人创造神话,就是为自己树立一个完美的对象,神相对于无能渺小的人来说,是完美的存在。但是人创造神并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敬畏,人在敬畏中就包含着对敬畏对象的向往,向往的心理动机就是使自己能成为向往之对象。人正是因为这种欠缺的自我意识,才在神的创造中体现了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以此来实现人的内在精神客观化,人创造神的目的在于将自己投射到神的形象上,以诸神作为镜子来观照自己,从中发现自己的诸神力量,感受和理解自己的存在。因为那些神毕竟超越于自己,神灵在映照出自己的欠缺中也就激发了人向神靠近或迈进的

动力——超越不完美的此在之身,向着神灵一样的完美迈进!神灵是人的欠缺意识的体现,神灵是人的完美意识的体现,人的欠缺意识中就包含着完美意识,欠缺与完美是相互依存的共在关系。当人面对自然强力有欠缺感的时候,在欠缺感中呼唤而出的神灵就是人的完美感,人只有面对某种完美才会有欠缺感,人只有在欠缺感中才会生发出对完美的向往——人有欠缺感说明人已有了消除欠缺的意识和动机,消除欠缺的意识无疑是趋向完美的动机。在强者面前,弱者只能选择弥补欠缺,对欠缺的弥补和克服过程其实也就是使自己完美化的过程。作者在这里把人的完美意识的诞生探向了人的起源,这是一个大胆的理论探索。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出现和神灵的出现是同时的,神灵的完美取代了人的欠缺,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了人的欠缺。人第一次在他所创造的神灵中看到了自己完美的可能,人在神的形象中为自己树立了新的形象——完美的人的形象——神正是人自己的完美形象。

探索人的完美意识,宗教是一个绕不开的领域,作者认为宗教信仰的对象都是人所渴望的终极完美形象,宗教的神都是一些没有欠缺的完美形象,没有欠缺的完美就是终极完美。这正是人所渴望达到的。宗教也就体现了人的两种生命因素:寻找完美的生命因素和绝对完美的生命因素,这两种生命因素都存在于人的本能之中,“前一种生命因素赋予了人奋斗不息的生命动力,后一种生命因素是将人奋斗的希望之灯在人的灵魂中点亮。人类之所以在追寻完美的过程中没有停息、没有懊丧和后悔,正在于人的生命中的这种宗教因子的内核中就包含了自调节的因素。”宗教为什么会出现,作者认为人的本能中就存在着宗教因子,它包含在恐惧之中。恐惧在精神的潜意识层面都是渺小无能与强大之间反差中的震撼与惊悚。恐惧中所包含的对强力的敬畏、崇拜和向往就是宗教因子。人在感觉与强力之间的差距中就有了一种向强大对象靠近(缩小与强大对象的差距)的潜在愿望。当原始人在恐惧中赋予了强大力量某种存在性时,由于敬畏和崇拜,同时也就赋予了这种力量的神圣地位。宗教的最大特征在这里已经出现——神圣事物因其自身的神圣地位,也就使其与非神圣的世俗世界相分离。神是宗教的核心存在方式,没有神的宗教是不存在的,宗教的本质就在于通过这个完美的神的形象,映照出人的卑微与欠缺,其目的是将人带出这种欠缺,即向完美迈进。神就是人的终极完美目标。

作者的目的是要将完美看作人的本能意识,完美是人成为人的那一刻就

已植入了人的生命,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个意识在人类的生命中越来越自觉,越来越强化,成为人类发展的永动力——人的发展本能。

根据这一“完美”理论,本书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西方文学作了新的解读,尤其是对古希腊神话和悲剧的解读,可谓独特。比如在对索福克勒斯写的悲剧作品《俄狄浦斯》分析中,作者就认为在表面的命运主题背后,却隐藏着作者更为深刻的意图:把停滞于中途、以知识的力量为世界力量全部的傲慢的人类逼向其起点,让人重新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无知,从而把人引向那个在起点上建立起来的终极世界(神的世界)。人只有重新回到这个最终目标的正确轨道上,才能放弃自己的傲慢。这个终极就是人的完美化的理想。

学术研究就在于探索与发现。只有心如止水、心无旁骛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学术上探索和发现的心境。我在阅读本书书稿的过程中,常常为作者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分析所感染,这是一次美好的学术漫游,并且在漫游中受到了很多的启发。我不禁感叹,在当下学术界一片浮躁的生态环境中,不少人都在采用膨大剂的方法制造所谓学术成果的不良风气中,作者能够坚持不媚俗的学术探索精神,值得肯定。

作者是我多年的朋友和学弟。我同体沛相识相交三十多年,他四处漂流,陪伴他的只是学术。冶平学弟聪明好学,思维敏感严谨。从她攻读文学博士起就认识并欣赏她。感谢他们的信任,著作写出来后就让我先睹为快,最先学习。相信作者能写出更多的、坚实有力的著作。

2014年6月8日

目 录

第一编

第一章 完美是人类走出自然的原始动因	(3)
一、完美是人的本能	(3)
二、完美是人类文化源头出现的根本动因	(7)
三、完美是建立神话世界的直接目的	(9)
第二章 人的完美本能与宗教因子	(17)
一、宗教起源相关理论	(18)
二、恐惧本能中催生的精神与宗教因子	(25)
三、神的终极性意义——对人向完美努力的昭示	(35)

第二编

第三章 完美世界的建立:作为精神源头的古希腊神话	(53)
一、关于“人本”“人性”的概念问题	(53)
二、对“时间开头”的讲述:爱的秩序	(55)
三、秩序的建立:性与暴力	(64)
四、神与人的分裂:人的欠缺与不幸	(71)
五、自由,只属于神的世界	(78)
第四章 勇力与智慧:完美的人	(86)
一、面对战争的英雄	(87)
二、最完美的勇武者:阿喀琉斯	(93)
三、最完美的智慧者——奥德修斯	(109)



第五章 神人之间:挣脱神的控制 —— 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冲突	(126)
一、抗争从神开始:普罗米修斯精神	(127)
二、人的命运与神的冲突	(136)
三、人的价值和意义:对神定命运的抗争 ——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	(151)
四、人能否离开神而自我决断——《安提戈涅》的启示	(173)

第三编

第六章 希望——人坚信自己是有未来的	(201)
一、神话引领人走向未来的希望之地	(201)
二、但丁的探索:人走向完美的出路——通向神性的人性	(206)
第七章 失望——人类对未来的怀疑	(221)
一、莎士比亚的失望——为人类出路忧虑中的沉重叹息	(221)
二、莫里哀的失望——对丑恶人性的披露	(225)
三、歌德的失望——现实堵塞了步入完美的路径	(227)
四、艾米丽·勃朗特的失望——畸形社会中扭曲的人性	(229)
五、巴尔扎克的失望——人的堕落在于人心和社会已经被金钱所俘获	(232)
六、毛姆的失望——人性的枷锁阻碍了人类前行的道路	(236)
七、戈尔丁的失望——人性中的邪恶让人看不到前途	(237)
第八章 绝望——人已深陷于精神错乱的纠缠无法脱身	(240)
一、最早的绝望与绝望的回声	(241)
二、卡夫卡——绝望的哀鸣	(243)
三、荒诞的世界与荒诞的人生:加缪的绝望	(244)
第九章 无望——未来彻底消失后的沉沦	(247)
一、混乱世界中的无望人生	(248)
二、向生活低头——艺术放弃寻找终极完美的责任	(257)
三、对荒诞本身的荒诞性嘲弄	(260)
四、精神流亡中的心灵故国:无望中的探索	(263)
后记 唐吉珂德精神下的言说	(272)

第一编

对完美的考察，我们首先从人类的源头说起。

在本编中，将围绕完美的三大特性来论述：

- 一、完美具有本原性特征，即具有人的本能的特征；
- 二、完美具有终极性特征；
- 三、完美是一个生成的发展概念。

人类因向往完美，继而走向了追求完美的道路。对于那些为人类的命运和出路敏于思考的思想家们来说，这几乎成为一个共识。

遗憾的是，这一关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问题，我们还一直找不到一个学理上的理论依据。就是说，完美作为一个理论还未得以建立。

在今天，我们发现人类在生活和生存的方方面面的活动，几乎都与人的完美追求意识紧密相连。从科学技术到哲学文化，无一不是建立在对完美的探寻中。科学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找到人类完美的生存方式，在人的生存领域和物质领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哲学文化更是如此，政治学哲学是在致力于寻找人类共同生活的群体存在形式，以及最完美的国家政府形式，伦理学是在寻找人的完美形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完美的存在形式，教育学同样是在探索如何培育和塑造完美的个体，在适应人的现实生存需求中把人推进迈向未来的人类历史大潮……人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快乐和幸福的生活与生存，这也就是对完美生活和生存的渴求。渴

求完美已经成为走出自然的人类的生存支撑，失去这个方向，人就会陷入难以想象的境地。即使是生活于现实中的不同群体和个体，虽然其活动的方式和领域各不相同，但在追求完美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因为对完美的追求已经成为人的本能，比如，人们最难以接受的就是被人放入不完美的境地——被人指责，遭到辱骂和侮辱，都是被推向不完美境地的体现，这时也正是被辱骂和被侮辱者最恼怒最愤恨的时候；而辱骂和侮辱人者则有一种满足感，这是一种把对方推进了不完美境地的享受，更有种超越感，就是说，骂人者在被骂者的那一不完美点上，他是不存在的，否则他就不会去指责对方，于是骂人者也就在把别人推向不完美境地的行为中，同时使自己获得了完美的享受。当然，虽然这是人的完美寻求意识的本能体现，但却不属于真正的完美意识，我把此称之为伪完美意识（这一点将会在以后的论述中展开）。

完美为什么会成为人的生活和生存的支柱，甚至成为人的本能？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从人类文化的源头来看，神话是人类走出自然时建立的最早的文化世界。神其实就是人的潜意识渴望——人希望自己成为神一样强大的族类；人从迈出自然的第一步开始，就踏上了迈向神的道路，神作为完美的存在，人迈向神也就是使自己神化或完美化。

对完美的考察，我们首先从人类的源头说起。

第一章 完美是人类走出自然的原始动因

一、完美是人的本能

柏格森认为,人有一种虚拟本能,这一本能催生出了神话。^① 我们循着这一思路来考察初生人的最初动因,就会看到,人是如何凭着这一本能割断了它与自然联系的脐带的。

虚拟本能来自于恐惧本能,恐惧所直接面对的是死亡,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原始记忆,或者说本能。卡西尔就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无疑是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人类本能之一”。^② 因为在人的进化过程中,伴随进化而产生的预知术的最原始结论之一就是意识到死亡。对于初生民来说,死亡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如山洪暴发中被卷走的生命,狂风暴雨中倒下的大树和被巨石砸倒的生命,山火和天崩地裂中被吞没的生命及其他被巨兽吞没的生命;其二是自然生命的结束或疾病中消失的生命。当他们在这些消失的生命现象中看到了就如他们猎杀的那些动物一样再也不能生还的事实时,于是恐惧出现了。刚刚诞生的人类恐怕是这个混沌的宇宙中唯一能预知自己可能死亡或将会死亡的生物。意识到死亡的恐惧,或许正是人类生成的心理标志吧?

死亡催生出了恐惧,恐惧又催生了什么呢?这正是我们要追索的。

恐惧感其实来自于对自然的畏惧感。根据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万物有灵论的观念看,我们的祖先在自然面前的这种无力和渺小中顿生的对自然的畏惧感,便使他们朦胧地感到自然仿佛是被一种无法控制的巨大神力所支配,继而赋予了这些自然现象和自然物以超人的力量。人便把自身的生死祸福同自然

① 柏格森:《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第二章,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的精灵——神联系起来,祈求神灵恩赐保佑。这就是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的最初导因。

于是,对于初民来说,恐惧就成了一个绝对的界线,它把生存的空间划成两个:现实的和虚幻(虚无)的。那虚幻(虚无)的空间是与感知世界相联结的神秘世界,与生存相联结的死亡世界。总之,这个未知的神秘世界只有想象、幻觉才能与之相通。不要轻视我们祖先的想象和幻觉,因为人类生命的触角从此伸向了另一个世界,它是和感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虚幻(虚无)的世界,从此开始,人类生命就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无限的空间,生命的快速扩展就在这一空间正式启航扬帆。

正是这种对生存着的感知现实背后的神秘世界的预感,在人类心理意识发展的初期起着无限超越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不仅没有堵塞、封闭、僵固人的感觉确定性,恰恰相反,这种超越现实界限的神秘预感改变了知觉的含义,使知觉的事物形象与背后隐含着的无法确定又力求确定的“意义”分离开来。如果按照萨特“意识是对某物的意识”^①的观点,则这个被“意识”到的某物的存在则是自在的存在,这种存在是其所是,它既不肯定,又不否定,只能是自身的固有,就是说,它是一个确定的形象,但这个确定的形象是可以消逝的,而意识则具有超越性的构成结构,即“意识生来就被一个不是自身的存在支撑着”^②。因为意识本身空无,它总是指向自在的存在。但意识本身就是虚无,虚无正是世界意义的起源,人又是虚无的起源,因为人的本质是虚无的。这和柏格森所说的“人有一种虚拟的本能”正好相吻合。意识在指向存在的同时它自身也迈进了虚无,即“意义”的出现。在原始人的生命中,于是就出现了意识指向的自在存在,即知觉事物形象的确定性和易逝性。同时意识所带出的或者说自身所包含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无形的,但却是神秘的、永恒的甚至是无限的。而确定的事物形象又是不确定的意义的显示,这就使得形象获得了唯一可能沟通永恒和无限神秘意义的形式化能力。这里就有了命名和赋形,命名就是唤神出场,赋形就是请神到场。于是,形象便由感觉的被动性变成了意识的主动性。

人是不幸的,因为处于一个灾难偶然瞬息突发、万般变化的世界;人也是幸运的,因为人凭着其特有的本能,在灾难与死亡的恐惧中开辟出来了一个新的

① 萨特:《存在与虚无》,北京: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21 页。

② 萨特:《存在与虚无》,北京: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12 页。

生命空间——虚无世界。在意识出现前,毫无疑问,人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感觉体被包裹在自然之中,感觉是被动性的,因为它受制于自然。如何保持生存并避免灾难,也只能靠自然赋予人的那种特殊感觉——我称之为灵觉——即人身上的一种神秘的直觉,就像在大地震等灾难来临之前动物的那种特殊反应的感觉。^① 灵觉虽然为生存带来了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即避免了能够避免的灾难和死亡,却无法改变人的悲剧性命运——无法走出被动性存在进入主动性存在。于是,生命的进化进程中意识出现了,“意识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存在的减压。”^② 意识开始把人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虚无,人类开始意识到力求通过形象的形式化、符号化、象征化去交感、捕捉、界定形象背后的神秘意义,以宣泄、排遣动荡不安的生活中人类对生存空间和时间的恐惧感。人类是从什么时候走出自然界并反身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生存的环境来看待的?也许就正是“意识”——一旦人不能把自然称为自己存在的平面,它发现了自然“有一无”的界限,它就自知为人了。

意识使人与自然分离:

人←——意识——→自然

因此,意识的出现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生命现象,人从此在自然中得以站立。在此之前,人只能匍匐于大地。

意识的意向性作用就在于它是存在的联系(“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同时它又指向虚无。这一特征不仅打破了存在物的自在性(是其所是)状态,更是打破了人的自在性的平面状态。因为生命有了拓展的虚无空间,这是生命得以无限伸展的一个空间。原始人类因生存的紧迫和恐惧而激发的注意力,并不在于任何一个它可以确定感知的事物,也不在于纯粹的虚无,而在于它分明可以感知却又不能把握其生息出没的生命所系之存在物背后的变幻莫测的神秘意义。当死亡的恐惧把原始人推向这个感知中的神秘时,生命便来到了一个关口,这个关口就是那个无限的世界(虚无世界)的起点。生命的触角一旦推开这个关口的大门,就不由自主地滑跃进了这个世界,从此,生命的永不安息便开始了,而生命的生成也在确定中不断迈向更高的顶点——生命成了一个迈向完美的生成过程。

① 雷体沛:《存在与超越:生命美学导论》第十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萨特:《存在与虚无》,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2页。



我们还是回到生命生成的起点。生命探向这个神秘的虚无世界,是意识的作用,而意识的一头又连接着存在。于是就出现了那个非存在的神秘的存在化想象,或者把存在转化成非存在的神秘。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转化就被生命所把握,而生命也在担当起这一转化的重任中便从此再也没有安宁和轻松。这种不安宁和沉重又正是生命在迈向未来的顶点(完美)的宿命。

不安正是为了求安,求安却又把生命拖进了不安!

不安是生命的一种欠缺感。面对自然的强大和暴虐,面对死亡的恐惧和惊悸,人无能为力,只能乞求。

乞求什么?向谁乞求?

人不由自主地就站在了“有一无”的关口,即存在与虚无的联结点。引起生命不安的那个神秘的东西就在原始人的万物有灵的交通中被呼唤而出。人对自身渺小和无能的感觉,当然是面对某种神秘和强大而言的,渺小者的反抗毫无意义,何况又涉及对谁反抗及如何反抗的问题。因为被反抗者毫无踪迹可寻。这个看不见的神秘的巨大力量一旦被呼唤而出,立即就被赋予了形象,既然人无力也无法与之相抗衡,于是就只好示弱:请神到场,对之表示某种亲近感,以此来摆脱人的恐惧和灾难的境地。这一任务自然落到了祭祀、巫术的活动上——人类的文化源头出现了。

如果说人在灾难的恐惧中对那个神秘力量的直觉是人第一次推开被封闭的感觉世界的大门,将生命的触角伸向虚无世界,那么祭祀和巫术的出现就是人的生命在谋求完美中的第一次展开。

直觉是本能的领悟。直觉的内容具有“被给定”的特征,就是说,直觉具有一种内在的确定性和内在的确信性。直觉虽然是一种非理性的知觉功能,但直觉推动了意识并使其推开了虚无世界的大门。就是说,人类生命的触角第一次伸向虚无世界正是本能的作用。当人类还被封闭在感觉即自然之中的时候,是依靠本能来避免灾祸的。本能并不万能,不能将人带出所有的灾祸。当本能通过直觉将某些巨大的灾祸和引起人恐惧的事情展现出来时,那个推动灾祸发生的巨大神秘力量也就成了人的本能的直觉所把握的对象,这种本能的直觉推动了幻想。神就这样被请出场。而恐惧又是对自身渺小无能的本能。渺小无能即欠缺,即不完美。谋求与那个巨大神秘力量的和解就是在寻求走出灾难,即走出欠缺,走出不完美。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们说,追求完美正是人的原始动因,是人类谋求发展的原始本能。

虚无世界正是人类生命完美展开的世界。

二、完美是人类文化源头出现的根本动因

人类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当然是人类迈出自然的第一步所踏足之处。

当人在本能的作用下把那个陷自己于不利的魔鬼或精灵或神请出场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与之交往的办法。人的处境就像一个弱小的孩子面对一个蛮横不讲理、把施虐和施暴当作快乐的大人，当孩子想到无论反抗和顺从都只能使自己被伤害和灾难加剧的时候，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乞求，向强暴者强装笑脸，说好话，并拿出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奉献给对方，表示某种亲近感，以缓解或解除对方的强暴行为。对于人类孩童时代的原始人来说，祭祀和巫术就正是他们对把他们拖入恐惧感的那个巨大神秘力量的一种亲近感的主动——将自己猎获的食物献给它（祭祀），并向它说好话以表示乞求（巫术）。祭祀和巫术是弱者示弱的行为方式，其目的是走出弱的境地，当然，示弱是为了扭转弱的命运。

请神灵出场并和神灵沟通的人——巫师——荣格称之为“灵视者”^①，灵视者即灵觉格外发达的人，也就是通灵者，他“造成了精灵和诸神的显现”^②。在靠感觉生存的原始时代，人们所敬仰的不外两类人：一是灵觉格外发达者，他能更早更灵敏地预感灾难及避免灾难；二是体魄强健力大无比或奔跑迅捷者，他能更有效地捕获食物或在冲突中稳操胜券。在恐惧成为原始人普遍心理的时代，灵视者也就不由自主地走上了前台担负起了解除人们灾难的重任，因为他和后者一样，是渺小无能的原始人中的佼佼者，即相对完美者。在这个泛灵论阶段，世间充斥着魔鬼和精灵，外部世界的所有物体都是它们的栖息之地和栖息之所，它们对人类大都持敌对态度。人类也只能在极度恐惧中顿生敬畏。敬畏的同时，人类也拿出自信来保护自己，对付它们，巫师在一面向神灵乞求的同时也一面施展了他的本领——驱魔的法术。乞灵是向神灵的靠近，驱魔则是人的生命力的创造性弘扬，其意义都是对生命渺小无能即欠缺的摆脱。

从此，人类在感觉的生活之外，就有了另一种生命活动：交感神秘与乞求。在劳作软弱和生命欠缺的状况下，它便成为最根本的生存方式。感觉的劳作是跟作为表象的可见的确定之物打交道，是形而下的活动，而祭祀与巫术却是在

① 荣格：《心理类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21 页。

② 荣格：《心理类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21 页。



召唤、交感不可见的、不确定的精灵与神灵,是形而上的活动。这种召唤、交感神灵,当然是借自然现象以激发人自身的生命力即创造性想象的能力,它能由感觉的生活世界出发并给感觉的生活与生命以开启,使感觉的生活逐渐变被动为主动。人于是就这样在创造中生成——主动的创造,呼唤出人的生成,即从被动的感觉的动物性生命迈向了主动的创造性的人。人被自己所创造。创造成了生命的本真性存在,成为人的生活——人与创造同在。

人从此迈向自己的征程——不断谋求完善的自己或者说完美的自己。人的创造性生成过程就是不断迈向或寻求自身完美的过程,这个完美的过程就是人类的历史文化。

作为召唤和交感的祭祀与巫术就正是人类脱离自然、正式站立于天地之间的自我意识确立的开始,也就是说,是人类迈向自我完美寻求的第一步,因此,祭祀和巫术正是人类文化的源头。

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分清楚从泛灵到神的出现的具体分界,那些无处不在的精灵、魔鬼和神之间的区别在哪里?精灵和魔鬼是如何演化为神的?这个界限恐怕没人能知道。但我们至少知道,那些超自然的精灵和魔鬼中已经包含了神的意义:其一,它们都处在超自然的空间(虚无领域);其二它们都具有超人的能力;其三,它们具有无比的神秘性;其四,由于以上这些,人们对它产生了敬畏之心和恐惧心理。也许,精灵和魔中本身就包含了神的因素。人的恐惧意识催生了一个无限的虚无世界,同时催生出驻守于这一世界的精灵,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他们便努力寻找一种方法与可怕的、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的这些超人的力量取得某种和解或妥协。祭祀与巫术作为人的这一先天的本能的行为方式就成了人的不由自主的选择方式。因为人的这种行为不可能面对着一个空无,就是说人的行为意识必然要指向某个或某些具体的东西,于是,对神灵的命名也就顺理成章。命名所指向的是虚无世界,而命名的根据或依据却是感觉的存在现实。感觉的此在世界与那想象、幻想的虚无世界之间就这样连接起来。承担命名并与之沟通的,正是祭祀与巫术的职责。

“命名”就是人类文化的起点。因为人第一次将自我意识的印记打在了虚无世界的底色上,或者说用此在的感觉经验在虚无的世界涂抹色彩,给出图案,使虚无的世界成为超感觉世界的生命空间,成为生命伸展和畅游的空间,成为弥补感觉的欠缺、塑造完美的空间。一句话,当生命超脱感觉的欠缺,而伸向能给人带来完美的虚无时,人类的文化就开始了。祭祀和巫术正是人类文化的